

云南边疆地区傣族国家认同研究 —基于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盏镇的实证分析—

李树燕¹

摘要

在中国社会里，国家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经济、文化和符号是国家治理社会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建构边疆地区傣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技术。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力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对本国居民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与同源民族的比较中更增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国界的划定、国内的制度设置、教育体系、对边民日常生活的规训等手段是建构边疆地区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正是那些诱人的民族优惠政策让他们更有兴趣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

关键词：云南边疆地区、国家认同、国家在场、治理技术

前言

本研究在日本爱知大学 ICCS 青年研究项目的资助下，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盏镇多民族地区以傣族为个案，进行了 30 天的实证调查，深入了解了云南边疆傣族民众对国家认同的现实状况，用最新调查资料呈现边疆傣族民众生活的历史变迁和影响变迁的重要因素；长时间深入边疆一线偏远山区、半山区傣族民众的家庭生活，拍下了大量纪实照片，客观再现了边疆傣族民众的现实生活，为边疆傣族民众传承记忆与事实保留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傣族对国家的认同强度非常高，国家通过四种治理技术实现对傣族民众的认同建构。

第一、经济技术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国家对边疆社区傣族民众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巨大地改变了边民的生产生活，使边疆傣族

民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家对边疆傣族的扶贫开发、减免农业赋税、低收入保障设置、抗争救灾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巨大地强化了傣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边疆民族地区，民众对国家的依赖和认同感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第二、政治技术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通过政治技术，即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一的权力行政网络下沉路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政策等制度设置，不但建构起边疆社区傣族民众对国家高度的认同路径，同时保证了边疆民族地区在享有民族特殊政策的前提下拉进了与全国一体化的进程，有力地保证了边疆民族的心里归属感。

第三、文化技术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通过文化技术，即对傣族民间节日的征召（泼水节）、日常生活审美观的引导（新农村房屋建筑）、民间文化娱乐的组织、宗教文化的引导等，把社会主义价值观渗透

到边疆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抽象层面深入到日常生活。

第四、符号技术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符号具有巨大的隐蔽性与无意识渗透性，国家通过符号技术，即国旗、国徽、标语、奖惩符号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贯穿到边疆傣族民众个体生活的层面，实现了无形的国家认同的建构。

I. 云南边疆地区调研点与傣族相关知识概况

1. 调研点相关知识概况

(1) 盏镇历史沿革

盏镇在槟榔江两岸，古代称为“哀牢”地，据史籍记载，东汉始置郡县，其地属永昌郡哀牢县，且中央王朝赐“哀牢五章”汉字印。盏镇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版图，唐南诏

时期在盏镇设置“弥城”，明朝后属于盏镇土目管辖，清朝时被南甸土司夺去一部分；1949年大部分地区还属于腾冲县鹤麟乡管辖，16个寨子属于梁河设治局管辖，14个寨子属于盏镇土目管辖；1949年12月第一次解放，1950年3月区政府成立，1950年6月区政府被当地“反共救国军”颠覆，1951年1月第二次解放属于腾冲县第十区管辖；1953年3月直属保山专区，1953年7月直属德宏州，1955年底划归盈江县，1958年10月，建立遮坎公社，1959年2月公社改区，1969年3月建“向阳公社”（后改为盏西公社）；1982年3月，盏西公社由县政府特派机构—盏西区公所协助管理，1984年3月，改为盏西区公所办事处，继续协助县管理，1987年底撤区建乡，1988年7月，盏西办事处撤销后直接由县管理。2001年5月“云政复「2001」92号”文件批准撤乡设镇²。



图1 云南傣族主要聚居地及田野点分布图

(2) 盏镇地理与人文概况

盏镇，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盈江县境东北部，距县城 78 公里，是盈江县第二大农业镇，具有山坝并存的典型特征。西北与缅甸克钦邦接壤，东南与腾冲县接壤，面积为 361.4 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最高海拔 3404 米，最低海拔 963 米。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槟榔江由北向南横贯全境。土壤为砂土质，色棕灰，土地肥沃，是当地的水稻主产区。气候分干、雨二季，年降水量为 1500 毫米，平均气温 18℃。属亚热带雨林区。动植物繁多，水利资源丰富，以槟榔江流经蛮章乡（海拔 1010 米）到新城（海拔 850 米）一段为例，长约 20 多公里，山势陡峭，江水落差百米，是水力发电的良好水流河段。

盏镇所属的德宏州沿边疆一线有 2 个国家一类口岸（瑞丽、畹町），2 个国家二类口岸（章凤、盈江），28 个渡口，64 条通道，9 条公路同缅甸联邦共和国相通。值得一提的是，德宏州沿边疆一线有 600 多个村寨与缅甸山水相连，形成“一坝两国，一坝三市，一寨两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两国边民跨境而居，同族同源，语言汇同，宗教同宗，民风同俗，彼此互市通婚，两国边民穿梭于两国边界的情景十分平常。

盏镇下面管辖团坡村、关上村、姐坎村、松坡村、双龙村、普关村、合作村、帮朗村 8 个行政村，67 个自然村，101 个村民小组。主要居住着傣族、景颇族、汉族和傈僳。傣族居住于坝区，景颇族和傈僳族主要居住于山区，部分汉族聚居集镇，大部分汉族分别与傈僳族、景颇族散杂居山区。盏镇总人口 22986 人、农业户 4877 户、农业人口 22826 人、占总人口的 98.7%、汉族人口 5440 人、少数民族人口 17546 人、傣族占 38%，其中，大专以上 19 人、中学文化 7362 人、小学文化 8041 人、未上学 4319 人、劳动力 15896 人；从事第一产业 11426 人、从事第二产业

498 人、从事第三产业 523 人；农村经济总收入 6923 万元、人均收入 2163 元³。

2. 傣族相关知识概况

(1) 傣族族源

根据土文物和文献古籍记载，傣族渊源于古越人[1]。而历史文献中所出现的诸多名称则都是他称。傣族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族称，西汉称为“滇越”⁴；魏晋时期称为“濮”、“越”[2]；唐朝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宋代称为“白衣蛮”[3]；元代称为“白夷”或“金齿白”[4]；明代万历以前称为“百夷”或写为“伯夷”[5]，明代所说的百夷，包括德宏(麓川)的傣族、缅甸的掸族、西双版纳(车里)的傣族、暹罗北部(八百媳妇)的泰族；清朝称为“摆夷”，这种称谓在乾隆、嘉庆时就较为普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本民族自称的族名，经过本族人民的同意而确定为“傣族”。古代民族的不同称谓是根据某民族特有的习俗给予一定称谓，并没有贬义之分，但由于历史上各王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才使这些称谓有了歧视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确定了傣族的族称为“傣”，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消除了民族歧视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

盏镇的傣族祖先很多是汉族军人，因戎边与当地傣族妇女结婚沿袭下来，所以很多人家供奉祖先牌位，他们自认为受汉族文化影响大，所以称为“汉傣”。

(2) 傣族人口分布

傣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云南的傣族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及景东、景谷、思茅、普洱、江城、镇元、墨江、澜沧、双江、镇康、腾冲、龙陵、沧源、元江、新平、金平、元阳、河口、文山、大姚等地区。人口 122.2 万人⁵。傣族是分布很广泛的一个跨

境民族，其分布地域北起我国云南省，南至老挝、泰国，东抵越南西北部，西达缅甸和印度交界处，跨居中、老、越、缅、泰五国，大多居住在河谷平坝地带。坝子海拔均在500-1300米之间，地势较低，宜于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社会发育程度比其他少数民族高，在历史上长期作为片区统治者对临边的民族影响较大。

（3）傣族语言、宗教信仰

傣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主要有西双版纳的傣泐语和德宏的傣纳语两

个方言区。傣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傣泐文、傣纳文、傣绷文、金平傣文和新平傣文5种。其中，较通用的是傣泐文和傣纳文。傣族普遍信仰小乘佛教（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时还信仰原始宗教，有一部分傣族信仰鬼、神、巫术。在西双版纳，男孩到七八岁要过佛寺生活，识字念经，然后还俗回家，成为受尊重的人。妇女虽然不入寺为僧，但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毫瓦萨”和“奥瓦萨”是两个重要的宗教节日，俗译为开门节和关门节，分别在傣历的九月十五日 and 十二月十五日举行。



图2 盏镇傣族服饰。来源：笔者摄

3. 盏镇傣族依然保持的民族边界

服饰：傣族妇女上身穿矮小的衫衣，下身穿“笼箕”，年纪大一些的上身白色，下身黑色；青壮年妇女喜欢各种鲜艳的颜色；少女喜欢时尚、鲜艳的吊挂或坎肩上衣，搭配相同颜色套装，对本民族的服装很有认同感，平时经常穿，赶摆的日子更是人人都喜欢穿，傣族每年收完甘蔗以后都会给全家每一位女性缝制一到两套傣族服饰，结婚时男女都要穿上本民族的服装。相比女性来说，男性大多只在赶摆时穿他们的服装。傣族做民族服饰的人家很罕见，市场上卖傣族服饰的小贩很多。当地傣族无论男女都有一至二套本民族的服装，平时也经常穿民族服装，赶摆时则人人都要穿。

饮食：盏镇傣族的饮食一部分与汉族相同，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喜欢酸食，认为酸能使人心爽眼亮，还有助消化、消暑解热的作用，所以傣味中以酸为主，每餐无酸不食，酸扒菜、酸笋鱼、酸木瓜煮牛肉、酸菜煮豆腐等都是傣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烤肉也是傣族人喜爱的菜，特别是红白喜事的时候，每家都有的一道菜就是烤猪，在猪肚子里塞一些芭蕉叶，把外面烤得焦糊，里面半生，一片片切开，打着蘸水吃。用糯米做成的油炸食物也是傣族人喜爱的菜肴。此外，傣族男子喜欢喝酒，每家都会酿酒，以酒代茶献给客人，经常看见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喝酒聊天，什么下酒菜也不需要，把酒当成茶来饮用。



盏镇集市全景，一条长约 800 米的集市俯瞰图，每 5 天赶一次集，很热闹，平时早上赶集，只是附近的民众小范围里来往。来源：笔者摄

图 3 盏镇集市全景

住房：傣族村寨位于平坝近水的地方，素有傣族不上山的习俗。房屋为土木结构或砖瓦结构居多，与汉族风格很相近粮食丰富，主要经济作物是甘蔗，林地较少，傣族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打工是傣族除甘蔗收入以外重要的来源。傣族外出的交通工具大多是摩托车，每家有一辆摩托车是常见的事情。

宗教与节日庆典：傣族的宗教节日庆典较多，但较大的有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法色蛮、竖标杆等活动。傣族民众对这些活动的参与热情很高，以村寨为单位，集体活动，场面非常热烈壮观，有些外出打工的年青人每逢此时也会赶回家参与。宗教与节日庆典突出表现了傣族民众的民族边界，具有排他性。

II. 傣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

1. 边疆傣族地区已纳入中国古代独特的国家政权

谈到傣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首先要澄清一种观点：古代是否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

织。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中国与西欧等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西欧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而中国在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 2000 多年，就存在了实质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虽然存在王朝频繁更替，但中国文明与统一的中国政权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以强大的包容性吸引着周边的附属国家。云南德宏傣族聚居地在东汉就归属中国版图，长期以来分享着华夏文明的灿烂文化，傣族文化也是中国文化里的一颗珍宝，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2. 傣族在王朝时期的国家认同

王朝统治时期，傣族历史上对国家的认同有二层：其一，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华夏文明是各族文化整合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在当时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自身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是各民族积极学习和效仿的文化模式。周边民族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这种认同是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作为

忠诚的对象，文化认同起到了超越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6]。从当地土司家的生活、教育可以看出来，华夏文明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其二，对王朝的认同。在王朝社会中，君主是国家最高主权的象征，因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一性往往导致“忠君爱国”思想的出现。中央王朝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地发展的统治政策，如“羁縻政策”，“土司制度”。而傣族在该片区长期占居统治者身份，南甸司、土目司就是傣族长期位置高居的头衔。当地权威统治，如，土司、土官的任命都有王朝官僚统管，梁河南甸巡抚司世袭土司长期以来接受中央王朝正式任命，并以王朝的正式任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土司管辖的民众也效忠君主。

3. 傣族在近代历史时期的国家认同

本研究所指的近代时期指鸦片战争（1840）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时期。有人说，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国家面临灭亡或被列强肢解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得到了验证。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认同核心，救亡图存是国家认同的原动力。中国的爱国主义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生存需求和特殊的乡土情感所规定的一种崇高的对祖国、人民的感情，是一种民族性的价值取向。傣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也卷入了民族危亡的战斗，如，腾冲保护战，盏镇两次解放战争。救亡图存的局势进一步凝聚了傣族民众对国家安危的认同感。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可以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可以撕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认同的力量”[7]。

4. 傣族在现代社会的国家认同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傣族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对傣族的生产生活、阶级政权进行了长时期的改

造，使傣族地区由原来的封建领土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即，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傣族民风民俗、尊重和保护傣族的宗教信仰、发展傣族地区经济、培养傣族干部、发展傣族科教文卫等事业、使用和发展傣族语言文字。国家对傣族地区实行的这些政策，一方面改变了边疆傣族地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强化了傣族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以下实证调查部分，正是围绕这一时间进行具体研究。

从傣族对国家认同的历史可以看出，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是边疆民族地区傣族对国家高度认同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漫延，长期处于封闭与欠发达的边疆傣族民众对国家认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变化？笔者从傣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变迁入手，寻找背后的动因。

III. 国家主导下的边疆地区傣族民众生产生活变迁

1. 国家主导下的经济生活变迁

盏镇傣族的经济生活最明显的改善就是交通、土地复垦、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外流。

（1）交通

盏镇虽然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组成之一，是一个通商口岸，但交通困难一直困扰着民众，是制约当地发展最致命的焦点。解放以前只有一条马帮路：腾冲—盏镇—苏典—缅甸，沿途要经高山大河，行程艰险，在路上还经常遭土匪抢劫。到盏镇只有山间崎岖小道，来往人很少。有事需要出进，也担心路上的安全，有时还得雇请人在路上护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边疆社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发展交通，1962年修

通从新城到盏西关上村的公路。通车典礼那天，新公路经过的村寨，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在路旁等候观看汽车。尤其是山区民众，有的走很远的路专程来看。他们中大部分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改革开放以来，盏镇的公路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实现行政村，村村通公路、通电。槟榔江流域一共筑起 15 座小桥梁和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关上大桥。

交通给边疆傣族民众生活带来的变迁是全方位的，其中以下两点是最明显最直接的变化。1) 强化了市场意识，改善了封闭的山区民众生活。交通把各民族融入到统一的集市上，他们交流的不仅仅是地域性的物品，还交流着彼此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商品意识以及市场信息。

2)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民众增收。“山区没有路，山多是包袱，只有通公路，包袱才能变财富”，这是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边疆傣族民众对“路”的一种渴望和期盼。现在实现了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包袱正在变成财富，这些山地种植业随着交通的改进已经日见成效。每当草果和核桃成熟的季节，来自各地的商人就会走村窜寨收购，甘蔗收成的季节，傣族民众大量雇佣缅甸劳工帮忙收获。笔者在松坡、普关、双龙、合作村、帮朗村等村寨调研时，有的人家有 100 多亩山地，种植草果可以收入 10 万元左右；经济林木也初见成效，有的人家能卖到 10-20 万元的林业收入。边疆傣族民众在国家的引导下慢慢走出山林，人民的生活也一天天迈向富裕。

(2) 土地复垦

实施土地开发整理是党和国家落实“三农”政策的重要举措，特别对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意义重大。

项目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开工，2007 年 4 月 20 日竣工。主要工程：土地平整 145

块，面积 886 公顷，新建斗渠 4 条，长 3687.8 米；新建农渠 76 条，长 38913.65 米；新建斗沟 3 条，长 3086 米；新建农沟 19 条，长 9774.7 米；修复农渠 4 条，长 1513.4 米；修复斗渠 1 条，长 2210 米；修复斗沟 1 条，长 3087.9 米；修复排渠 7 条，长 3975 米；新建田间道 1 条，长 3012.4 米；新建生产道 35 条，长 36893.1 米；修复田间道路 17 条，长 15976 米；完成河堤 2 条，长 1164 米；完成农机下田口 137 个；砼涵管 86 米；完成投资 2866.2 万元。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施巨大地改善了傣族民众的农业生产条件，转变了传统的农业劳作方式，为大面积推广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该项目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水田、路、林综合布局，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及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促进边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产业结构调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的自主权，中国内地农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向着小康生活迈进，但中国边疆地区的傣族因历史与环境因素，社会发育程度很低，靠自身内发展还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需要国家力量介入。

国家根据当地情况发展了群体性支柱产业：甘蔗，兴建了盏镇糖厂。办糖厂的背景正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到边疆地区的时候，当地政府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尽快改变边疆多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所找的突破口。过去老百姓办过家庭作坊榨红糖，

人民公社化时也办过红糖厂，有发展甘蔗产业的良好基础。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公路、桥梁、电站等基础配套设施。在各级政府的努力配合下，兴修了糖厂到各乡镇的毛路，建起了一座 1860 千瓦的芒牙河流电站，保证了糖厂用电。盏镇糖厂于 1984 年-1987 年投资 1200 万元，建成了日榨 500 吨的糖厂，至今已有 23 年。对盏镇经济发展、各民族民众脱贫致富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2008 年盏镇农村经济总收入 6923 万元，而甘蔗种植收入大概是 3664 万元，占了收入的 53%。

除此之外，国家引导盏镇的傣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产业，即，种植业、养殖业等。盏镇傣族民众的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了盏镇傣族经济发展，赢得了边疆傣族民众的认可。从而也证明了经济在建构国家认同上的强度。

（4）劳动力外流

为确保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盏镇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转移就业工作列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

盏镇政府组织性劳务输出自 2004 年开始，从 2004 年 9 月至 2010 年 10 月由政府组织输出的劳务人员共有 47 批，758 人次，据统计已有 98 人汇钱回家，累计金额 264350 元。因多种原因已有 368 人返乡回家，占总输出总数的 45%。

近年来主要输出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惠州市的各大企业，具体由厂家待定，费用要求由两种形式：（一）劳务人员如果不需要代垫路费，前往深圳的每人交 800 元的伙食费、路费；前往广东省惠州市的每人交 750 元。（二）如果需要代垫路费的人员只需预交 100 元钱即可，路上的开支由接受企业代垫，到企业打工后，再逐月偿还。当地打工者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往往借助政府劳务输出的渠道走出大山，走到外面，人民的生活也一天天迈向富裕。

总之，傣族因民族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地域性、历史性和民族性导致自身发展能力受限，市场意识淡漠，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很弱，民众自身缺乏发展的内部条件，靠自身发育来转变经济生活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走依附国家的发展之路，借助国家力量才能走上兴边富民之路，让多民族边疆社区的民众都能分享到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权力与尊荣。

如，甘蔗从种植开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政府与公司商谈为农户提供甘蔗种苗，肥料，农药等，没有资金投入的农户可以向公司赊账，到收购甘蔗的时候从款项里扣；收购的时候发放收购卡，一家或几家砍一天，轮着来，按规定的时间去做就行了，最后国家还有甘蔗种植补助，水田一亩补助 30 元，还为农户们投了自然灾害保险。从封建领主到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大飞跃，农业税取消释放了一大负担，现在不但不交税了还有种田补助，连自然灾害也可以转移风险。国家通过权力场域，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了边疆民众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缅甸，他们每天的劳务费也就是 600-700 缅币，相当于人民币的 3-4 元，他们都很愿意到中国来做农活。”（蔗农语）在与缅甸同源民族的比较中更增添了对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从而也证明经济是衡量一个民族对国家认同的第一强度与第一效度，超越了同源民族血缘，地缘的情感。

2. 国家主导下的政治生活现状

（1）主权国家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主权国家的标志就是领土主权和主权内的国民。自从主权国家的出现才有了“国家”的归属感，主权国家对所属国家的国民就具有了一种强制性。主权国家的出现把同源民族分属不同的国境线两侧，出现了一村两国甚至一家两国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主权国家出现之前是不曾有过的。吉登斯认为，传

统国家只有边陲没有国界，边民的认同更多的是族群的原生认同；而民族国家时代只有国界没有边陲，边民的认同被国境线分离，国家认同被建构起来，而且超越了民族的原生认同。“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8]。

国境线划定后，边疆民众知道了“我”和“他者”的区别，民众对国境线的认知不断从同源民族的分化中得到了强化。相邻两边的村民，把家畜放到了对方的国境线上，结果被对方村民杀了吃，引起很多这样的纠纷。这种事情出多了，边民们也就慢慢减少了这一行为。调研时发现，边民的国境意识很强烈，基本不会到对方边疆线上从事诸如采矿、放家畜、砍伐等的生产活动，而在主权国家出现之前，这种行为是一种常态。

（2）制度设置与边疆治理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如果说，国界是主权国家对外的边界，那么制度建设则是对国民的边界，国家对边疆傣族的治理则是傣族对国家认同的亲身体感。作为傣族的公民身份、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制度建构。对边疆地区傣族的扶贫开发、社会保障、救助救灾是国家对边疆地区傣族治理的重要内容。

农赋税取消后，边疆地区傣族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压在身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傣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自然灾害频繁，自身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弱，很多人还处在基本能解决温饱的状态下，需要依赖国家力量主导，像边疆傣族地区的人群还很多。国家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与难点在农村，占国土面积 67% 的边疆更是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虽然边民在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边民们对生活现状都表示出了内心的喜悦，但与内地、沿海、全国相比还处在非常贫困的边缘。胡鞍钢把中国分为四个世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边远低收入贫困地区是第四世界[9]。国家对边疆民众的“庇护”强化了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国家是边疆民众的“庇姆之家”[10]。特别在与他者同源民族的比较中，会增加这种强化意识，云南傣族地区在周边邻国参照下，显得很强势，他们的国家认同更多来源于周边邻国的同源民族而不是中国内地，他们的国家认同高于同源民族认同。

3. 国家主导下的文化生活现状

（1）教育体系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文化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功能来源于对思想的有效控制，文化历来被统治者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技术使用。主要是通过宣传教化主流价值观以适应和维护统治秩序。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推行一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傣族也被纳入国家一体化的现代化建设中，推行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图4 新农村建设的傣族示范村。青砖瓦房是傣族现在普遍的民居。来源：笔者摄

通过学校教育，把国家一整套价值观、规范、符号和语言灌输到傣族思想中。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傣族地区的孩子与全国孩子一样分享着同一套教育体系。一栋教学楼，前面一块操场，旗杆高高耸立在正前方，教学楼的前面写着“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民族的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这些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符号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是我们集体的共鸣，也是全国中小学校的集体象征。一年级的孩子们入学的第一天唯一的活动就是升国旗，听的第一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在不用教的情景下自己学会的，每周一的8:00,全国所有的学校在没有统一指挥下都在做的集体动作，庄严肃穆的场面，精神抖擞的旗手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祖国是神圣的，做为一名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骄傲。一年级的孩子们在上半学期有一个隆重的入少先队员仪式，一般是在国庆节以后的10月份，表现优秀的孩子会提前在脖子上挂上“红领巾”，开始唱《少年先锋队队歌》，中学的孩子们则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以此打上了好学生的标签。一

整套主流价值观从进学校的第一天开始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里，规范着他们做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多民族边疆地区傣族孩子们在上小学以前接受的都是本民族语言，上小学的第一天接触普通话，用共通的语言与各民族交流，用共同的语言朗读“北京天安门”，“东方明珠”、“我叫神舟号”，与全国的同龄们共享着一整套社会主义知识体系。通过学校教育把边疆傣族民众纳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规范体系里，强化了边疆傣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2）日常生活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强皮纳斯（trompenaars）在《文化踏浪》里提出文化不仅是一套价值观念体系，而且是某一群体解决问题和困境所采用的途径和方法。赫夫斯特（Hofstede）把文化定义为：“被一个群体的人共享的价值观念系统”，并指出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在谈论文化时通常有两个比喻，一个是“文化洋葱”论，一个是“文化冰山论”。民众日常生活归属于洋葱的最里层，冰山里藏在水下面的不可视部分。如果这两个部分文化发生了变化，文化最初的根基就已经发生了转轨。

国家对民族节日、民间艺术的征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的大型演出，各民族的传统艺术纷纷走上大型舞台。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庆典在当地政府参与下遵循着一套出场仪式，就像学校开运动会一样，先演奏国歌，领导致词，各代表队出

场，然后是官民欢庆的场面，（德宏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边疆地区傣族民众在自己的宗教仪式里也习得了这一模式，傣族民众在庆祝自己的宗教仪式里，摇曳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五星红旗总能在各种场合飘起。



右联：宝鼎呈祥百姓安康，左联：佛光普照四海升平，横批：玉佛寺宝鼎当体典礼
傣族宗教场所-奘房里的国家仪式。各村代表团扛着国旗进入奘房场面。来源：笔者摄

图5 傣族玉佛寺宝鼎当体典礼庆祝仪式

“村容村貌整洁美观；公共场所和农户室内外清洁卫生，物品堆（摆）放整齐”。是新农村建设在边疆傣族地区的审美与要求。国家对傣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深入到衣、食、住、行的私人领域。

傣族地区因为所处的“异域”空间，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是一种自在的行为，国家通过各种符号使自身的形象在边疆地区在场，在边民心中在场。国家建构是边疆傣族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自在行为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一个印象很深的场景是这样的：“德宏姐告小镇上的边民坐在中国境内的河边广场上乘凉、聊天、下棋、健身；映入眼帘的是插满整个边陲小镇的国旗，背靠的是中缅边界的界碑；河的对面是同源民族的缅甸，他们隔河对话，有说有笑。卷了裤腿就可以下河

捞鱼，把河里捞到的鱼以最快的方式跨过小河卖到对方境内，又以最快的方式离开。”主权国家的象征符号，国家对边疆的治理方式已经深入到边疆傣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边疆傣族民众的国家认同超越了血缘、地缘的原生认同。不经主权国家的认可，亲属之间的日常互动也不能随心所欲。

IV. 傣族国家认同现状的分析

—国家建构的技术实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云南边疆地区傣族对中国的认同强度非常强烈。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通过四种治理技术建构的结果。即、经济技术、政治技术、文化技术和符号技术。

这四种治理技术并没有第一性或谁决定谁的优先权，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优先性，如，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技术明显优先于经济技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化技术明显优先于其它技术；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和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技术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先性。四种权力技术通过相同的行政组织手段——中国权力下沉路径依赖构成了一个共生的循环实践网环，其它三种技术共同起作用。符号技术，是指象征国家权力的一套象征符号系统，如，国旗、国歌、国徽、文本、仪式、暴力工具等，符号技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它的目的是要在无意识中塑造民众对

执政党合法性的承认、依从、忠诚或其他服务的合法要求；文化技术则具有很强的弥散性、扩展性和深入性；政治技术具有很强的组织操作性，是其他三种技术得到实现的重要手段；经济技术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性，对治理起着保障功能；军队暴力工具在国家内部有别于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的功能，符号性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不需要动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通过四种治理技术深入到民众生活层面，经济技术并没有独立于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治理技术，四种技术是它实现的载体。



图6 界碑的对面是缅甸，一个寨子被分为两个国家。边境村寨里的符号标语。来源：笔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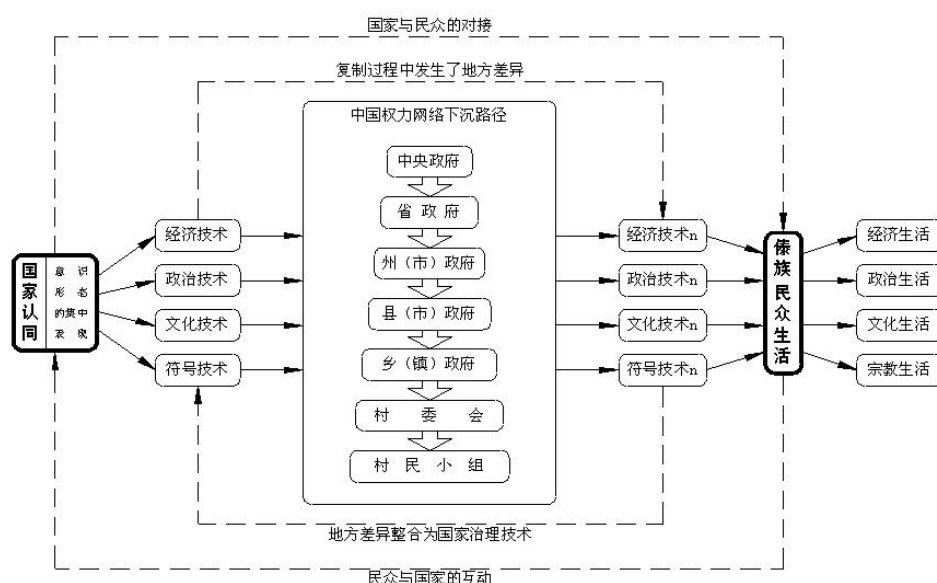


图7 国家建构的技术实践图

V. 结论和思考

民族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民族是建构一个国家的目的也是治理一个国家的手段，边疆地区因复杂的地理因素、重要的国防战略意义、“少、小、边、穷”和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关注边疆民族国家认同的强度是保持边疆社区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就云南边疆地区傣族的情况来看，国家对边疆社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巨大改变了傣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使欠发达地区的民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家对边疆傣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减免农业赋税、低保设置、抗震救灾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巨大地强化了傣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同时也培育了他们对过国家的过度依赖感，这种依赖与认同是呈正相关的。依赖程度越深，对国家的认同度就越高，而依赖更多体现在经济方面。无形中培养了边疆民众“等、靠、要”的思想。

通过制度建设不但建构起傣族对国家高度的认同路径，同时保证了傣族地区在享有民族特殊政策的前提下拉进了与全国一体化的进程。如，教育体系、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地方政府—村委会的行政下沉路径。有力的保证了傣族的心里归属感。

文化方面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对民族民间节日的征召、日常生活审美观的引导把社会主义价值观渗透到边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傣族对国家的认同从抽象的层面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当民众把国家认同的高度渗入到他们“文化洋葱”论的最里层，冰山里藏在水下面不可视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对国家高度认同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还是一种建构后对国家的魅力认同。国家不仅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对傣族国家认同进行建构，

同时也要不断形塑自身的魅力，发展出一种吸引人且令人尊重的文化，把傣族的国家认同从国家建构上升到对国家信仰和价值观的认同上。这不仅仅对傣族有吸引力，对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吸引力。

注释*

- ¹ 中国云南省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 ² 参看盈江县年鉴 2008 年（首卷）第 158 页。
- ³ 该数字为 2008 年统计资料，参看盏镇政府网。
- ⁴ 《史记》卷 123。转引自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 1 卷，第 11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 ⁵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参考文献

- [1] 江应梁：《傣族史》，P3、P6，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 [2] 江应梁：《傣族史》，第 6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 [3]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第 106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4] 江应梁：《傣族史》，第 6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 [5] 江应梁：《傣族史》，第 8 页，1]：【1】11 民族出版社 1983 年
- [6] 李禹阶，《历史研究》，2011 第 3 期
- [7]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 [8]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88 年，第 60 页
- [9] 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不平衡性》，载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9—58 页。

- [10] [美]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附：照片顺序号

图 1 云南傣族主要聚居地及田野点分布图。来源：笔者制作

图 2 盏镇傣族服饰。来源：笔者摄

图 3 盏镇集市全景。来源：笔者摄

图 4 新农村建设的傣族示范村。来源：笔者摄

图 5 傣族玉佛寺宝鼎当体典礼庆祝仪式。来源：笔者摄

图 6 边境村寨里的符号标语。来源：笔者摄

图 7 国家建构的技术实践图。来源：笔者制作